



韓詩外傳 下





韓詩外傳卷第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謂殺身以彰

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毛本

作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

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

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呂氏下賢篇韓非難一新三往不得見

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韓非云君三往而不得

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

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



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新序文略同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

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姦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猷本皆作猶。今從詩攷。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此二字本皆脫。據文選籍田賦注引。



補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

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尚書唐傳作古之民。本皆脫據御覽六之帝王必有命民。百三十七引補。

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

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乘飾車

駢馬。舊本無此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

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

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眾不暴寡。是唐虞舊

是君譎據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御覽作民。莫敢犯也。民

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

不虞。告本多作質。案詩攷引作告。今據改說苑修文篇亦同。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

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

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

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

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

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

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故理

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為而後息，不能無害。

大見尚書大傳卷一篇題  
雖有虞夏傳唐傳之若  
不得竟侮唐傳也



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

本皆作繩繩據詩攷引改

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本皆脫曰字案賈子先醒篇係

懷王問賈君答則此當有曰字今補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

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眊眊賈子作惛惛

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三生字賈子俱作醒此似

竝同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疑當有憂色申公巫臣問

曰王何為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

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亾以寡人

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

王之德宐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

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亾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

亾矣新序雜事五無其字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

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

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

以亾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

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為昭賈子有公字此其後生者也

昔郭君出郭賈子作出走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

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

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亾而道飢渴



也曰子知吾且亾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不以疑倒

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亾是

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亾者誠何哉御

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亾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

存而亾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君舊本無案文義補獨賢

是以亾也郭君二字舊本無案文義補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

人者如此乎夫本作失譌今改正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

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此其

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

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為虎狼所食郭

君是也此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字今刪詩曰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新序義勇

篇作石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

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

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

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

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

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



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殺疾，據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舊脫今補與秦齊一例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亾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亾，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

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以絲駒為揖封以高唐為高商與孟子異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本或無次魯字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  
 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  
說苑建本篇家語致思篇皆上句作先祖下句作族姓  
 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  
 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  
 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  
 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  
 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  
 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  
 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三人使闕遠牧眾也三人舊本作二人

故十有二牧也今據續漢書百官志五遠方之民有

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劉昭注引作

職下同今此失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

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劉注朕之政教有不得

爾者邪如何舊倒今據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

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

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



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伐

楚莊王代鄭

新序雜事四有克之二字

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

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

舊譌作大褐，今依公羊宣十二年傳文改。

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

王曰：君之不令臣

之舊譌子據兩書改。

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

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弗

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不穿皮

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

舊脫

見字依新序補，公羊作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

從而不舍。

兩書作赦。

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

身，何取之有？

取兩書作日。

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

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

罷。

公羊作楚師淹病矣。

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

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

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

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



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

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

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愔道

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

使我召勇士公孫愔子夏曰微愔而勇若愔者可乎

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

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愔而勇若愔者可乎臣曰

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愔至入門

杖劔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之曰咄舊本顧

有一咄字御覽四百三十六引無今刪內劔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

內劔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

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

曰諸侯相見不宐不朝服君不朝服舊脫君字行人

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衣矣衣舊作服使反朝服而

見吾君子耶我耶愔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

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

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

不宐相臨以庶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愔曰



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圍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愀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

說苑雜言篇作孔子之宋匡簡子云云家語困誓篇匡下有人

字餘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

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

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

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由歌：子和若。舊本作我歌子

由歌子和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

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

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

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



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纒三年爲君亦服斬纒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當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

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

本脫見字據新序雜事四補

彎弓而射之沒金



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新序躍作摧熊

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

和動而不償。新序作隨中心有不全者矣。新序心作必夫不降

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

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新序作誠德之至已形於外也

此似有衍文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既葬五日襄子興

師而攻之。舊脫既字據御覽百九十二引圍未匝而

城自壞者十丈。新序四作十堵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

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舊有者字是天助。舊有之字

序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

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新序作使之城御覽下有成字今不

從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

也。此八字文有脫誤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

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

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荀子疆國篇作形如是則

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

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

校正本



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荀作其禁暴也其誅不服也審

審上舊有繁字今依荀子刪其刑罰重而信舊無重字依荀子補其誅殺猛

而必闐如雷擊之闐舊作闐譌案荀子作黓然與如填然同是闐當作闐音義同填如

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

散荀作得聞則散此似譌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

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

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譁則從而

放執於刑灼譁荀作放下作則從而執持之刑灼之不和人心悖逆天

理是以水旱為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于

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亾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

道德之威成乎眾強荀作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

之威成乎滅亾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

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毛本昊作旻天篤降喪瘖我饑

饑民卒流亾

晉平公說苑尊賢篇作趙簡子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

此也船人盍胥文選注凡四引皆作盍胥說苑作舟人古乘新序雜事一作固桑漢書古

今人表同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

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由本或作士猶古通用



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選注引無次門字亦有六翮在其中矣選注亦作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韓詩外傳卷第六

韓詩外傳卷第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說苑修文篇作喪親三年喪君

三君文選陶徵士詠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

重舊無田字據文選注引補又下重宣王忿然曰曷

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

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說苑有位字無以尊顯吾

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文選注作凡事君者

亦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

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



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

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

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鼓瑟作鼓琴文多不同不可為

據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

捷捷說苑奉使篇引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

匱生曰匱生即蒯通也匱音近蒯事見漢書通傳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

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

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

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漢書作汝

安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蘊漢書作縵亂麻也下同

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

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

物有所感事有可適漢書作物有相感事有適可何不為之先匱

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

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

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

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

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



補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  
耶於是曹相國因置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  
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  
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  
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  
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  
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

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  
之

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  
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  
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  
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  
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  
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一作非今夫子積  
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本行乎意者當遺  
行乎譌據文選



對楚王問辯命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

論兩注引改正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

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

為抉目而懸吳東門當時說上所為子以廉者為用

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

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

木而泣說苑雜言篇作鮑焦抱木而立枯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

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

不遇者命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

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

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

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

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

夷吾束縛自檻車自說苑作膠以為仲父則遇齊桓

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

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於上有脫文說苑以為

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

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

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

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



之中深山之閒不以人莫見之故不芬不以二字舊本脫案文義

補荀子宥坐篇作非以無人而不芳家語在厄篇作非為無人而不香夫學者非為通

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毛本憂與困互易先知禍福之

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

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

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王

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

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

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

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

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

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

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

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

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



操牘

墨御覽六百三引作乘

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

舊本無之

後司君書之六字據御覽補新序雜事一亦有

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

也

新序成作效効作得

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

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

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

知也

舊無也字據御覽四百九十一引補

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

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眾人之諾

諾

之字舊無案當有

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亾

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

亾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

案韓非外儲說右上說苑政理篇皆作桓公問

管仲惟晏子問上篇與此同為人作治國

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

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

牆燠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

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

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

晏子無景公曰八人字下亦晏子語

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

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

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

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為社鼠用



事者為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  
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此子罕非樂喜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

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賞賜與舊本爵下衍祿字與譌作舉案

韓非外儲說右下作慶賞賜予淮南道應訓作爵賞賜予今據刪正人之所好也君自

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

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

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

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去韓非作劫故老子曰魚不

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為我作不

卽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宏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

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

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

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

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

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剗出腹實內懿公

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亾也以無道也今有臣

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宏演可謂忠

士矣殺身以捷其君呂氏春秋忠廉篇捷作徇非徒捷其君又令



校正本  
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

此句有脫誤案說苑君道篇云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



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桓公曰吾得二子也  
而立此段當補入方可接下文 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  
 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  
 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  
 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林本無此句 如履薄冰此  
 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

牽王后衣者王后說苑復恩篇作美人 后挖冠纓而絕之言于王

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挖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  
 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

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  
 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  
 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  
 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寡人厚  
 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  
 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  
 吳而強楚詩曰有灌者淵藿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  
 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  
 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治鄧元去

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亾於楚以其殺比

干泄治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

毅以魏齊至之舊本無而字作鄒衍樂毅是以魏趙

譌誤不可讀據盧辯注大戴保傳篇

引改正大戴及賈子胎教篇於是興兵而攻齊棲閔

皆作自齊魏至上竝有而字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

王於莒於是及閔王舊本

皆脫據兩書補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燕兩書由得士也故無常安

之國無宐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亾自古及今未

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

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亾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

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自故無常安之國

至此已見第五卷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

於賢者之後尙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

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

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

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

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

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則狡兔亦不

能離也今子之屬臣也攝纓縱繼與則狡兔以下十



據新序雜事五補 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宋燕相齊見逐戰國齊策宋燕作管燕下陳饒作田需罷歸之舍召門尉

陳饒等文選苦熱行注引作田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

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

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

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

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

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

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

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

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

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舊倒今乙譬猶鉛刀畜之而干

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

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

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

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

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

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亾救故緩者事

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賤賊莫



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

說苑復恩篇作陽虎得罪於衛此云魏文侯之

時亦不與簡主同時疑皆誤

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

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

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

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

此九字舊本脫據御覽六百三

十二引補恐我以法

御覽作中我於法

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

不復樹德於人也

復字舊本無據御覽補

簡主曰噫子之言過

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

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

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

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

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

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從

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

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昔者衛大夫史魚

舊本提行起非是今

改連上文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

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

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



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  
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  
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柰何孔子曰善

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

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

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荀子堯問  
篇作多其

功而賞世不絕說苑臣道  
篇無此句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

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子程本下舊脫子字下句亦同案  
下文稱本子則此處亦當有說

苑雜言篇作南  
瑕子過程本子本子為之烹鱸魚說苑鱸  
作鮓南假子曰

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

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

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

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

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文有脫誤說苑  
臣道篇家語賢

君篇皆載而文不同此似當云  
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

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



何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

又見卷九中景山作戎山說苑指武篇家語致思篇俱作農山子

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

言其願

言字本多在小子願下今從毛本

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

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救兩

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

塵埃張天

張一作漲

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

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亾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

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

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

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

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

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

門天下咸獲永寧蝗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

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爲動作中

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

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

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

庶庶見睍聿消

釋文作睍見聿消見日出也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



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  
 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  
 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  
 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  
 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  
 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浮毛本  
作淫參以丘為貪狼邪  
 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人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  
 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  
 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

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  
 子不言疑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父  
 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  
 我顧我復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第七







